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夜色温柔

Tender in the Night

[美] 菲茨杰拉德 / 著
朱战炜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Tender in the Night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 / 著
朱战炜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美] 菲茨杰拉德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色温柔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 朱战炜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740-8

I. ①夜… II. ①菲…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563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95 千字

印 张: 11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740-8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前言

《夜色温柔》是当代美国作家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生前所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34年，被视为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严肃现实主义主题的自传体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出身贫寒、但才华出众的青年狄克追求富有梦幻色彩的理想，最终却遭到失败、变得颓废消沉的故事。

1896年，菲茨杰拉德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家具商。他年轻时试写过剧本。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期间曾自组剧团，并为校内文学刊物写稿。后来，由于身体欠佳，中途辍学。1917年入伍，终日忙于军训，但是没有出国打过仗。退伍后他坚持业余写作。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天堂》，自此在文学领域有了名气。婚后寄居在巴黎，结识了安德逊、海明威等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创作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自此奠定了其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

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以及“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夜色温柔》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作者所熟悉的欧洲大陆，但小说展现的仍旧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社会背景。狄克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精神科医生，来自美国中西部，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精神病的病理研究。他参与了对富家女尼科尔的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尼科尔爱上了狄克，于是狄克不顾他人的反对与尼科尔结了婚。婚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尼科尔上，自己的事业则日渐荒疏。然而就在尼科尔慢慢康复时，狄克却因为身心疲惫、不堪重负而日渐消沉。出于苦闷和无聊，狄克与一个名叫罗丝玛丽的孩子产生了爱情纠葛，而尼科尔则同阔少爷汤米亚寻欢作乐。最后，尼科尔与狄克离了婚，嫁给了汤米亚；狄克则孑然一身返回美国，在一个小镇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行医了结余生。

小说中的狄克与盖茨比一样，受到了上流社会的诱惑，最终又毁于上流社会。小说暴露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腐化和金钱的腐蚀作用，鞭挞和谴责了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由于狄克用情太深，却又心太软，难免会成为残酷的名利场上的牺牲品。狄克最终也为他的善良天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见证了菲茨杰拉德虚度了大半生的“爵士乐时代”的幻灭，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所理解的“对人生透彻、惨痛的了解”。



第一篇	002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2
第四章	017
第五章	024
第六章	027
第七章	035
第八章	040
第九章	043
第十章	047
第十一章	052
第十二章	056
第十三章	061
第十四章	066
第十五章	068
第十六章	072
第十七章	079
第十八章	084

第十九章	088
第二十章	095
第二十一章	101
第二十二章	105
第二十三章	111
第二十四章	113
第二十五章	118

第二篇 124

第一章	124
第二章	128
第三章	136
第四章	141
第五章	145
第六章	149
第七章	153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62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77
第十二章	184
第十三章	187
第十四章	196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11
第十七章	215
第十八章	219
第十九章	223
第二十章	229
第二十一章	233

第二十二章	240
第二十三章	248
第三篇	258
第一章	258
第二章	263
第三章	273
第四章	278
第五章	287
第六章	298
第七章	302
第八章	315
第九章	323
第十章	327
第十一章	332
第十二章	337
第十三章	341

我已经和你在一起！夜色如此温柔，
……而这里却没有光亮，
除了一线天光被习习微风吹过
幽暗的绿荫和苔藓斑驳的曲径。

——[英国] 济慈《夜莺颂》^①

^① 《夜莺颂》是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诗作。全诗共八节。在诗人的心中，人都有一死，而夜莺的歌却永世不灭。

第一篇

第一章

法国的里维埃拉，是一座处于地中海沿岸的海滨区域，那里阳光充足，风景宜人。一家玫瑰色的气派旅馆，就在马赛^①和意大利边境的中途巍峨耸立着。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它的前面延伸出一块金光灿灿的沙滩。浓密的棕榈树挺拔地遍布在旅馆周围，让旅馆时时刻刻都凉意盎然。近来，这里已经成了达官显贵的避暑胜地。十年以前的一个四月份，一些英国客人去北方以后，这里就几乎无人居住了，如今这里却密密匝匝地出现了许多带凉台的平房。不过，在本书所讲的故事开始之时，这里还只有十几幢圆顶的老式别墅。这些衰败别墅的圆屋顶，像极了格赛的外国旅馆和五英里外的戛纳^②之间茂密的松树林中的睡莲。

旅馆门前的沙滩，好像一块鲜亮的棕黄色跪毯^③，与旅馆紧紧相依，浑然一体。朝阳升起时，戛纳这座美丽的城市，连同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还有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都倒映在附近的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水区中，伴随着海草的摇摆所掀起的一圈圈涟漪微微颤动。

① 马赛：法国东西部西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

② 戛纳：法国南部城市，濒临地中海，是欧洲有名的旅游胜地和国际名流社交集会之所。

③ 跪毯：一种大约四尺乘六尺大小的小地毯，为穆斯林祈祷时所用。

时间还不到八点，一个男子穿着蓝色浴衣来到海滩上，他一边将清凉的海水泼洒到身体上，一边喘着粗气大口呼吸着，不时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奇怪声音，在这之后，又下到海水里扑腾了一阵。

在他离去之后，沙滩与海湾终于清静了，但是这份宁静只维持了一个小时。因为不远处，商船在海面上缓缓西行，餐厅的侍者在旅馆的院子里大声说话，松树上的露水也逐渐蒸发掉了。时间缓缓地流动着，又过了一个小时，附近的公路上开始有汽车喇叭的鸣笛声，公路在低矮的莫尔山脉^①丘陵地带弯弯曲曲地延伸着，那里刚好是法国的沿海地区和普罗旺斯^②的分界线。

离海滩一英里远的地方，落满灰尘的杨树取代了松树，那里还停着一个孤伶伶的小火车。

在一九二五年六月清晨的这一天，格赛旅馆迎来了一位的女人和她的女儿，她们是坐着一辆折篷汽车来的。这位母亲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丽，以至于今天的风韵仍让人心动，但这种风韵不久就会被侵蚀掉。她的神态宁静安详，让人感到愉悦舒服。人们似乎对她的女儿更有兴趣，她那粉红色的手掌似有一股让人着迷的魔力，她的双颊红扑扑的，焕发着娇艳迷人的光彩，看上去就像小孩傍晚洗过冷水澡后泛起的那种让人心动的红晕。她的前额漂亮而开阔，金黄色的头发将额头的发际线悄悄的掩起，波浪形的髻发将她衬托得更加美丽；她有一双晶莹明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她的双颊天然红润，那是从她年轻有力的心房迸发出的最佳色彩。她体态纤柔而趋向丰满，微妙地盘桓在最后的孩提时代——她就要满十八岁了，就要成人了，但她的身上仍然散发出一股天真稚嫩的气息。

海与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炽热而细长的线条，伸到她们的脚下。

① 莫尔山脉：法国境内，里维埃拉西边的一座小山脉。

② 普罗旺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现为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毗邻地中海，和意大利接壤。

母亲看着弥漫的热气说道：

“我的感觉告诉我，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反正我也想回家了。”姑娘轻声回答。

她们的谈话漫无边际，时而轻松，时而无趣，事实上，任何话题都提不起她们的兴致。她们对此有些厌倦。她们想要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而不是通过什么来刺激一下她们已经疲惫的神经，就像享受假期的获奖的儿童想要振奋一下心情而已。

“我们在这里住三天就回家！我现在就去拍电报订购船票！”母亲突然有力地说。

姑娘像背书般，用一种平板而单调的法语，在旅馆订了房间。当她们安顿好之后，她走到落地窗透进来的那片亮光中，又向外走了几步，来到旅馆周围石砌的走廊上。

她走起路来臀部紧绷，腰板挺直，就像一位芭蕾舞演员。户外热烈的阳光紧紧地贴住她在窗下的身影，强烈的光线使她退却——她被刺得几乎睁不开眼睛。五十码以外，湛蓝的地中海似乎也没能抵挡烈日的暴晒，海水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它的色泽。栏杆下面，停在旅馆车道上的一辆破烂而褪色的别克汽车，正在遭受着骄阳无情的炙烤。

确实，这个地方只有海滩上还算热闹，一派生机。三个英国保姆坐在那里费力地编织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毛衣和袜子，这种式样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

她们一边熟练地编织一边唠唠叨叨地闲扯着。紧靠海的一边，在条纹遮阳伞下十多个人安了临时的窝，他们的孩子在清澈的浅滩边追逐一些不怕人的鱼儿，有的赤条条地涂满椰子油躺在沙滩上，被阳光一照，亮闪闪的。

罗丝玛丽来到海滩边上，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从她旁边经过，兴奋地喊叫着扑入大海。她觉察到一旁逼人的目光，便脱去浴衣跟着跳进水里。她闷着头游了一会儿，却发觉水很浅，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顶着水吃力地朝前蹚，就像拖着重物般拖着两条纤细的腿。当海水涌到胸口时，她回头望了一眼海岸。

海滩上有个裸着上身、戴单片眼镜的男人，他穿着紧身裤，挺着毛发浓密的胸口，丑陋的肚脐凹陷着，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罗斯玛丽朝他看时，他随手摘下眼镜，往那团胸毛中一塞，之后抬起手中的瓶子给自己添了一杯饮料。

罗斯玛丽俯卧在水面，四肢扑腾着，以自由泳的姿势朝救生筏游去。海水涌了上来，温柔地将她从热气中拥入水中。海水渗进她的头发，包围了她的身躯。

她在水里转着圈，扑打着，尽情地嬉戏，当她快靠近救生筏时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正在这时，一个牙齿洁白，皮肤却晒得黝黑的女子低头看着她。罗斯玛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那么白皙，赶紧转过身，向岸边游去。等她上岸时，那个手里抓着瓶子，胸前毛茸茸的男子走上来同她搭讪。

“我说，那条救生筏后边有条鲨鱼呢。”虽弄不清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的英语却带着一种慢吞吞的牛津腔，“就在昨天，鲨鱼在瑞昂湾^①干掉了两个英国海军的水手。”

“我的天哪！”罗斯玛丽惊叫起来。

“全是英国军舰丢弃的可恶的垃圾把它们引来的。”

他眨巴了下眼睛，意味着他这么说只是要给她一个有力的警告。他扭捏地走了几步，又给自己倒起了饮料。

在他们说话时，有人朝她张望，她心里倒并不觉得讨厌，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每户人家都在各自的遮阳伞前占据一块儿沙地，前后彼此来往，大声地交谈着，使这儿呈现出一种居民区的气氛，外人随便闯入显然是不明智的。再往上面望去，在布满鹅卵石和干枯海藻的沙滩上，坐着一大群肤色同她一样白皙的人。他们躺在便携式遮阳伞而不是海滩篷伞下，他们很可能不是本地人。罗斯玛丽在两堆人之间找了块空地，将她的浴衣铺在沙地上。

躺在沙滩上，她先是听见他们的说话声，接着感觉到他们走来

^① 瑞昂湾：法国东南部海湾，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昂蒂布和戛纳之间。在昂蒂布角和勒兰群岛间有海水浴场。

走去，日光下的身影从她躯体上一次次掠过。一只好奇的小狗呼出的热气吹到她脖子上，她感到痒痒的。她觉得皮肤被晒得有点烫，还听见渐渐退去的海浪发出低微的哗哗声。

此刻，她已经能分辨出不同的说话者，她听见有个被轻蔑地称为“那个北方小子”的人前一天晚上在戛纳绑架了咖啡馆的一个侍者，想要把他锯为两段。讲述这件事的是一个穿着宽松夜礼服的白头发的女人，礼服显然是头天晚上穿上身的，因为她头上仍戴着头饰，肩头上还残留着一朵萎蔫了的兰花。罗丝玛丽对她和她同伴的谈话有些厌烦，便转过身去。

在另一边，最靠近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她躺卧在一把遮阳伞下，正从一本摊开在沙地上的书中开一份清单。她的浴衣松开着，露出胳膊和背脊。她皮肤光滑呈现出一种橘红色，配上一串奶白色的珍珠项链，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她的面庞端庄而秀美，一看就让人爱怜。

她向罗丝玛丽望了望，却没有注意到罗丝玛丽；她身旁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头戴骑士帽，身穿红条紧身衣。再往外是罗丝玛丽之前游泳时见到的那个在救生筏上的女人，她回过头来看见了罗丝玛丽。再过去是个一张长脸、有着蓬松金发的男子，他穿着蓝色紧身衣，没有戴帽子，正神情严肃地同一位穿黑色紧身衣，显然是拉美裔的小伙子说话，他们边说边拣着沙滩上一小撮一小撮的海藻叶。罗丝玛丽想他们可能是美国人，然而又不像最近结识的那些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才弄明白那个戴骑士帽的男子正在无声地表演一个小节目。他像模像样地摆弄着一把耙子，似乎在做清除沙砾的工作，然而又表现出某种隐晦的可笑来。虽然不动声色，但他一举一动都让人掩口，最后，他的一句话引发出一场大笑。

即使在远处的人，如罗丝玛丽，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什么，也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到最后，海滩上无动于衷的只有那个挂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或许出于自制和稳重，每听到一阵欢闹，她只是更凑近她眼前的那份清单。

那位戴单片眼镜，拿着瓶子的男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冷不丁地同罗丝玛丽搭起了话。

“你可是顶呱呱的游泳健将。”

她无可置否。

“真的很棒哎！我叫堪布尔。我们这里有一位太太说她上星期在索伦托^①见过你，她知道你是谁。她说她很想同你见见面。”

罗丝玛丽忍住心中的不快，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那群未被晒黑的人正等待着她走过去。她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向他们走去。

“这位是艾斯布拉姆夫人，这是麦基斯科先生和麦基斯科夫人，这是达姆夫瑞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罗丝玛丽·哈伊特，”穿夜礼服的女人大声说，“我在索琳托认出了你，之后还向旅馆侍者打听了你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你演得非常出色，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再拍一部精彩的电影。”

他们很夸张地做了个邀请的姿势，为她腾了个地方。那个认出罗丝玛丽来的女人虽然有个犹太人的名字，但她并不是犹太人。她属于那种老“玩家”，不受阅历的影响，很容易同年轻人打成一片。

“我们要提醒你，不要刚来这里第一天就把皮肤晒伤了，”她兴致勃勃地说，“因为皮肤对你来说很重要，不过这片海滩上有很多规矩，我们不知道你是否介意。”

第二章

“我们以为在故事情节中也许会有您的出现。”麦基斯科夫人说。这位漂亮的夫人的眼神中有一种刻薄的气息，可以让人陷入紧张和沮丧之中。

^① 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镇，建筑于海滨的峭壁上，有十四世纪修道院与中世纪雕刻、绘画艺术。

“我们不知道情节中都有谁。我丈夫特别喜欢一个男人，他原本是一个主要人物，实际上就是男主角的手下。”

“故事情节？”罗丝玛丽有些不解地问，“有什么故事情节吗？”

“那我们可不知道，亲爱的，”艾斯布拉姆夫人一边说，一边身子颤抖着发出胖女人的那种笑声，“我们并不在情节里面，只是观众而已。”

“艾斯布拉姆妈妈可是个传奇，她本身就是个故事。”头发浅黄的达姆夫瑞先生奶声奶气地说。“嘿，罗亚尔，不要乱说。”堪布尔摘下眼镜，向他晃了晃。

罗丝玛丽觉得很不自在，她很后悔没有让母亲同她一块来。她可不喜欢她们，特别是与海难的另外一头那些更吸引她的人相比。

母亲谦逊而简洁有效的社交能力总能使她们摆脱尴尬的处境。罗丝玛丽出名才六个月时间，而早年在法国养成的行为方式，有时会和后来才学到的美国式民主作风发生冲突，因此她经常遭遇这种情况。

麦基斯科先生三十岁左右，骨瘦如柴，红红的脸膛，长着雀斑。他对这个“故事情节”的话题了无兴趣，一直望着大海。他瞟了一眼妻子，又转过来朝向罗丝玛丽，盛气凌人地问：

“你是到这儿很久了吗？”

“才一天。”

“哦。”

显然，他感到话题已经完全转向了，就逐个瞅瞅其他人。

“准备在这儿待一个夏天吗？”麦基斯科夫人天真地说，“如果你愿意留在这儿，也许会看到整个故事情节的。”

“别说了！维奥莱特！”她的丈夫叫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换个玩笑！”

麦基斯科夫人转向艾斯布拉姆夫人，有些生气地说：“他又紧张了。”

“我不紧张，”麦基斯科回答，“事实上，我不紧张。”

他显然生气了，脸色大变，这使他所有的表白都失去了作用。

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便朝水边走去，他的妻子紧跟了上去。

罗丝玛丽抓住这个机会，也跟着走了过去。

麦基斯科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头扎入浅水中，僵硬的双臂拍击着地中海，他想要来个自由泳，可等他一口气用尽，从水中抬起头来回头看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离海岸并没有想象中的远。

“我还没有学会在水中呼吸，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呼吸的。”他询问似的看着罗丝玛丽。

“你应该在水下呼气，”她说，“每划四下再抬起头到水面上吸气。”

“对我来说呼吸是最难的。我们去浮排那边好吗？”

金发男子四肢伸展着躺在浮排上，随着水的节奏前后摇晃着。等麦基斯科夫人游到浮排边上时，浮排一个倾斜恰好击中了她的胳膊。金发男子慌忙站起来，把她拉了上来。

“刚才怕是打着您了。”他的声音缓慢而羞怯。这是罗丝玛丽见过的最难恭维的一张脸，颧骨似印第安人，上唇那么长，一双灰暗的金色眼睛深陷着。他像用嘴角的缝隙在说话，好像希望他所说的话能够迂回委婉地传达给麦基斯科夫人。

之后，他一头扎入水中，长长的身子一动不动地向岸边漂了过去。

罗丝玛丽和麦基斯科夫人看着他。换气时他猛地把身体蜷缩起来，大腿露出水面，接着就完全消失了，身后几乎连一片水花都没有留下。

“实在太棒了。”罗丝玛丽惊呼道。然而麦基斯科夫人的回答异常粗鲁，令人吃惊。

“哼，他是个糟糕透顶的音乐家。”她转向自己的丈夫，只见麦基斯科先生连试三次，才好不容易爬上浮排，站稳后他企图做个花哨的动作以弥补刚才的窘迫，结果事与愿违，又趑趄了一下。

“我在说亚伯·诺恩斯也许是个一流的游泳选手，可他是个糟透了的音乐家。”

“是的。”麦基斯科很勉强地说。很明显，他给妻子开辟了一片